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六十五回 誅夜叉六熊戴德 救作忠六義同仇

素臣舉起酒杯，連飲立盡曰：「此佳兆也，吾志遂矣！」難兒道：「古人臨敵有如此者，以為克敵之兆。今二相公好好出門，安常處順，非倉卒急遽之時，何致有變血之兆？恐此行有甚不利，還宜三思！」素臣道：「我無刻不以誅逆豎為念，況此出為何，正與古人臨敵無異！賊人授首，我飲其血，大吉大祥，何不利之有？」鸞吹等見兩人俱說得有理，但眼見變血，事屬反常，因亦勸阻。田氏道：「大家不必爭執，只稟命於婆婆，便可決此疑矣！」眾人皆以為然，進去細稟。水夫人道：「諺云：『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！』變血本是怪事，而玉佳不以為怪，怪猶不怪矣。況玉佳志在剿逆，此日出門，如箭在弦上，劍出匣中，酒變為血，疾取而飲，一無疑忌，此氣已奪賊人之魄，其為逆豎授首之兆無疑！速令長行，可也。」鸞吹等方各放心，一齊送出大門。

素臣更不回首，帶著錦囊，往江西省城，下至山船，仍稱吳鐵口，仍是算命起課行頭，吩咐錦囊，師弟稱呼，用一粒黃藥，涂作一金面先生。在路一味謙和，不管閒事，並無耽擱。

八月二十外邊，就到了江頭，見隨意所住房屋，已開一小小飯店，另有人住。到西湖，見劉大房子及一帶鄰居，俱並入昭慶寺中，改作後屋，寺已簇新建造，比前更極宏敞軒煥，慨歎了一回。

一日，復到湖上，只見遊人士女，都紛紛的擁走，說往後山看靳公子打獵。素臣正欲覘其容貌，隨至山後，卻打獵已歸，收拾回家。先是步兵，次是騎士，俱軟衣窄袖，多半長大漢子，彎已插箭，帶劍持槍，架著鷹，牽著犬的，挨排而過。然後五七十遊方僧道，異言異服之人，簇擁一個方面大耳，虎頭鵝睛的人來，問著同看的人，知是靳仁。素臣仔細估看，暗忖：異相何在？頸上鉤絞紫紋，當受天刑耳！臨了，俱是閒漢廝役，扛抬著許多獐鹿雉兔。素臣尾之而行，到了門口，撲通通三個大炮，門裡掌號吹打，迎接進去。天已漸晚，尋個旅店住下。

次日進城，問到連尚書門首，只見門庭冷寂，一個老門公，坐在冷板凳上，靜悄悄的沒人進去。素臣搖著課筒，走上前去，老門公揮手道：「去，去，少老爺在京做官，家中沒人，快別處尋生意去。」素臣只得縮轉身來，出城徑往乍浦。到了海口，見許多商漁船隻，都打著靳府旗號，逐船細看，但有凶徒喇棍，並無未遇英雄。遍訪劉大郎得官信息，及駐防汛地，毫無影響。忽想起聞人傑來，因向一個大客店內，問「泉州金面」掌櫃，道：「他專走海洋，須向安南、日本去尋，再不，到泉州府安溪縣去，或者在家，也不可。」素臣唯唯。

次日，即往福建，仍由江口搭船，從清湖起早，過仙霞嶺。每日在路，俱有人瞧看錦囊，挨肩擦背，擠手捏腳的。素臣在前不覺，錦囊焦躁，但遇著挨擦的人，把肩一擺，擺得那人亂跌亂撞；遇著捏手捏腳的，把手一格，便俱負痛，縮手不迭。大家驚訝，不信如此文秀小哥，有這般蠻力！一日，下店以後，素臣正在洗面，一個走堂的滿面流血，跑來告訴，說被錦囊行兇打傷。素臣怒罵：「我怎樣吩咐，你還敢行兇！」錦囊哭道：「徒弟在院子裡小解，他走來，就挖我眼，徒弟隨手一格，帶破了他面皮，並非無故行兇！」素臣道：「這卻怪我徒弟不得！你面上不過拍破了浮皮，我代他賠禮罷！」掌櫃的忙跑過來，把走堂喝過去道：「有你這樣冒失鬼，你也合他說過一兩句話，才好去挖他的屁眼！他不打你，打狗！看這小哥不出，他這樣厚臉皮，怎一掌就打破了，淌出血來！快些去擦洗淨了，來燒鍋罷。」素臣暗歎：說過一兩句話，就好挖屁眼的了；聞人酷好男風，有契哥、契弟之說，不信然乎？次日，在路取出一丸非黑非紅的藥丸，令錦囊用唾擦抹，變作一個晦氣色的臉兒，才免了挨擦擠挖之事。

經過建寧、延平二府，看視形勢，耽擱了幾日。至九月二十日，到了福州府，見一大洋貨店，便去問「泉州金面」。櫃上人把素臣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金面半月前出洋去了，他若在家，他們九流三教之人，極肯資助的；可惜你無緣，來遲了些了。」素臣悵然。門首一武弁騎馬而過，櫃上道：「這把爺與金面至交，前日也在這裡問信。」素臣忙看那弁，但見後影，身量甚自雄偉，卻不知面貌如何。因又問了幾個大店，所說皆同。便徑到泉州府來，把泉州各縣走遍，才到安溪，去尋聞人傑家住處。問到那裡，卻四圍皆山，中間平曠地面，住有一二十家，俱是草房；只有聞人傑家一所大瓦房，約有五七十間房子。走至大門，門上貼有紅條，上寫著：「家主遠出，賜顧者俱在全福會館接待。謹白。」素臣看畢，復進大廳，見屏門上貼一副對聯，是「破浪憑雙武，擎天待一文」十個大字，「敬韓林晏」四個小字。

反覆細看，未解其意。因在褙裡內，取出筆墨角硯，在對旁門上，寫下四句道：蒹葭秋水訪伊人，已向扶桑馭日輪；大海茫茫無一葉，幾時攜手入麒麟？後寫「素臣書」三字，悵悵而出。復至漳州、興化，盤旋回轉。

然後渡海到台灣來，各處歷覽。暗想：這台灣孤懸海外，山深箐密，若中國有事，亦一盜賊之窟！一日，走進一山，失迷了路，越走越遠。看那山峰插劍，陡立百丈，杳無人跡。天色漸暗，不覺心慌，見山腳有一洞，欲進宿歇。錦囊探頭進去，看見洞頂轉有天光露入，卻照見無數骨殖，嚇得屁滾尿流，連忙縮出。素臣進看慘然，叫了錦囊進來，說道：「你我百年之後，俱成枯骨，有何可怕？」因撿塊大石，將洞口塞住，坐在觸體中間，似睡非睡。朦朧之中，似有許多人跪在面前叩拜；睜眼看時，卻又了無所見。聽錦囊時，已鑽在衣襟之內，沉睡去了。坐了一會，便也睡去。忽覺有人把陽物搓挪，急睜開眼，見一個美貌女子捱坐身邊，一手勾住素臣肩項，一手伸進素臣褲中搓那陽物。素物暗想：此必山魃也！因一手拈住美女纖腰，一手去拔那寶刀。那美女心慌，一手擠捻腎囊，一手掘挖雙眼，吐出尺許長舌，如劍鋒一般，來刮削頭面。素臣不及拔刀，運一口氣，腎囊堅如鐵石，隔過掘眼之手，挽住長舌，用力攪轉，登時攪出數丈舌頭，繞滿手臂。那美女渾身無力，放開兩手，眼中滴淚，苦切求饒。素臣猛力一扯，舌根扯脫，那美女手足一伸，倒在地下。素臣拖來，坐壓於上，坐到天明，肋骨盡斷，屍骸冰冷。因喚醒錦囊，立起身來。錦囊瞥見女屍，及素臣臂上血淋淋的長舌，嚇得面無人色。素臣道：「此處必有異獸，故有此山魃作配，傷害生人，以致骸骨堆滿洞中，快些尋路回去。」錦囊半字俱無，抖戰不已。素臣脫掉舌頭，正待掇石出洞，只見洞頂走下一怪，青面赤發，紅眼駝身，一張血盆般的闊嘴，出四個尺許長的獠牙，身長三丈，腳闊一尺，飛步下來。錦囊大喊一聲，倒在地下。素臣知是夜叉，料無生理，不顧錦囊死活，扳開石頭，鑽出洞去。夜叉不捨，從洞內躡將出來。素臣已掣寶刀，閃在洞外，用盡平生氣力，照著夜叉頸項，「咔嚓」一刀，恰恰把夜叉一顆大頭斷下。夜叉頭便斷去，屍身兀自往外躡出。素臣舉刀，望著夜叉背心，盡力刺下，直插入去，鮮血直噴，屍身仍往外躡。素臣連著刀，死力擦擦，手腳擺動一會，方才僵直。

素臣力竭，氣喘無休，喘息少止，才叫喚錦囊。錦囊嚇暈了去，漸漸醒轉，聽得素臣叫喚，掙出洞外，見怪物已死，魂才轉來道：「是死的了！」素臣道：「我力已使盡，不能行動，須少待片時，尋路回去。」正說未定，只見山頭上走出一陣人熊，急奔素臣。素臣著慌道：「今番死也！」要想掙扎起來招架，卻渾身癱軟，不能動彈。錦囊也知人熊利害，安心待死。卻見那些人熊，奔至跟前，看了夜叉屍骸，跳躍不已。遂有兩個熊，便來扛抬素臣，有一個熊，便來背負錦囊。素臣等不由自主，任他抬負上山，走入一個大洞，洞中石台石凳，天然佈置。兩熊放下素臣，納坐南面一大石凳上，一熊放下錦囊，齊走下去，向上跪拜。素臣好生驚異，暗想：這光景大有生機！遂大著膽，說道：「我因迷路，誅此怪物；你若不加害，望指引我出去！」眾熊皆點點頭。卻去捧出鹿肉獐，豹胎象白，許多珍品，擺在石台之上，似請素臣啖食一般。素臣正在饑餓，因把寶刀割食，又分些與錦囊。主僕二人，食肉入口，方知是薰炙好的，香美異常，大家放量飽餐。

忽聽有呻吟之聲，素臣根問眾熊，眾熊都指著旁邊一塊大石板，有一熊便去掀開。素臣近前看時，卻是兩個和尚，一個大漢，因板下本有低窪，故尚未壓死。素臣提將出來，仍坐下吃肉。待肉吃完，看那三人，已回轉氣來，齊向素臣叩謝。素臣道：「你們是何處人？因何被捉在此？」大漢道：「小人住在泉州府，有事到台灣，路遇這兩個和尚，小人不認得他，他卻認得小人，要害小人性命。小人鬥他不過，望著這雞籠山劫中逃命，這和尚追趕進來，卻被夜叉看見，俱拿進洞，壓在石板之下，性命只在早晚。不

想得遇大仙，伏乞救命！」素臣笑道：「我和你一樣走道兒的人，怎說是大仙？你這和尚，與他何仇，要害起他來？」一個虎頭暴眼的和尚，說道：「這人名叫袁作忠，是個放火逆奴，把他家主數萬糧食，一把火燒掉了，逃走在外。他家主是僧人的護法，托過僧人緝訪，僧人到這裡遇着他，也不過勸他回去認罪。他反行兇，拔刀砍斷，僧人只得與他廝拼，卻被夜叉看見，都捉進洞。今蒙仙長釋放，只求把這人交給僧人，帶還他家主，感激不盡！」素臣道：「你那護法，姓甚名誰？住在何處？」和尚道：「那護法家在杭州，姓靳，名仁，是當今第一奇男子，疏財仗義，救世安民，……」素臣不待說完，即問：「有無札付？」

見和尚面色一變。便■目大喝道：「原來你這賊禿，就是靳仁的黨羽！你也帶著批繳，可還要緝拿一個文素臣嗎？只我便是文素臣！你敢拿也不敢拿？」那和尚見不是勢頭，便奔素臣。素臣正待招架，卻被旁邊站著一熊，將手一按，肩骨已折，挫倒在地。素臣向眾熊道：「這和尚是一個惡逆宦官靳直的黨羽，靳直現要謀反，這和尚是該殺的！」那些人熊都像懂得道理的，連連點頭。作忠道：「原來恩爺就是文忠臣老爺！小人聞名，如雷貫耳，不想今日得見尊顏！小人也只知恩爺忠勇蓋世，不知恩爺道法驚人。」素臣道：「我有何道法？」作忠道：「恩爺若無道法，豈能安坐此處，使人熊聽命，夜叉斂跡乎？」素臣因把迷路及除山魃夜叉之事說知，道：「這些人熊，想必深恨夜叉，故見他殺死，反把我抬進洞來，奉獐鹿等肉與我啖食；那有甚道法來？」作忠吐舌道：「恩爺即無道法，也就是天人了！那夜叉喜啖生人，有摧獅碎象之力，前日小人也曾用刀去斫，刀鋒破缺，他皮膚毫無傷損；怎恩爺一刀就砍下頭來，豈不是天人嗎？」

素臣道：「那是刀好的緣故。」因拔出刀來，把和尚一刀，連肩都削去了一半。作忠咋舌驚歎。

素臣因提起那一個青臉和尚來，喝道：「你也定是靳仁黨羽了！」

那和尚渾身發抖，忙叫道：「我是尼姑，是漳州府福緣庵的尼姑，並不是和尚，不認得靳仁啥仔，是被這和尚強姦，拐出來的。」素臣道：「你頭圓臉胖，身軀壯實，怎說是尼姑？況你這丑臉，他肯拐你嗎？」那尼姑著急，慌把胸前衣服扯散，撕破抹胸，突地跳出一雙胖乳來道：「我臉上是搽藥的。」素臣才信是尼姑。因向眾熊道：「這兩個人應該釋放，但他們都餓壞了，這台上剩的肉，給他吃罷。」眾熊俱點點頭。素臣因命作忠及那尼姑吃肉。一面細看那熊，共有六個，卻是四雄兩雌，有一個熊頭上生疣，一熊面上有一搭黑記，一熊頭上削去半邊皮才長連，三熊屁股無肉，亦似被刀削去。因問：「你等頭上及屁股上，可是受夜叉之害麼？」眾熊點首，俱向旁邊一洞走去，把手招著素臣。素臣去看，只見洞裡堆著幾具死熊的骨殖，還有有肉在上的，有兩個熊頭，幾隻熊掌。眾熊指與素臣看視，眼中俱滴出淚來。素臣方知眾熊痛恨夜叉，故亦感激。覆身轉來，作忠等俱已吃飽，素臣命熊領路。作忠道：「小人認得路徑。」素臣因辭別六熊，六熊俱依依不捨，送下山頭。只見一熊如飛轉去，拿著兩個包裹，送上素臣。作忠道：「這是小人的包；這是和尚的包。」

素臣交還作忠之包。打開和尚那包看時，與超凡無異，也有批札，也有丸藥，其餘銀錢衣被等物，仍復包好，交與錦囊，辭別六熊轉去。六熊仍復不捨，跟送至夜叉死處，一見屍骸，俱作怒目切齒之狀，將首級屍身，收放一處。素臣想起朦朧中多人叩拜，要把骸骨收埋，進洞看時，六熊見了山魃屍首，亦如見夜叉一般怨恨，拖出洞外去了。素臣自與錦囊搬運枯骨出洞，用寶刀掘坑。作忠道：「如許枯骨，非極大深坑，不能收殮；現無鐵耙等械，如何掘坑？」只見六熊齊走上前，掌挖足爬，不消一會，就成了一大大深坑。素臣大喜，向六熊作揖致謝。作忠等大家動手，運骨入坑，六熊一齊發土，登時成墳。素臣感歎，再四辭謝。六熊方才轉身，分攜著夜叉、山魃屍首，齊向一個山頭上站立，到望不見了素臣，然後回洞。

素臣歎頌不已。走出山來，把和尚包內衣被銀錢，給與尼姑，令其自去。尼姑感激，磕頭致謝，分頭去了。素臣問作忠：「與靳仁是否主僕？因何燒他糧食？」作忠道：「小人是靳仁出水伙計，後見他謀為不軌，才打算辭別遠禍。因復起一念，恐他兵精糧足，就要作禍，因把他五七年積蓄的數百倉糧食，放一把火，盡行燒掉；故他恨小人人骨。」素臣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竟是一個忠於朝廷，有功國家的人了！當以袁克相稱。」作忠道：「恩爺是何等樣人，怎敢辱如此稱呼？」素臣道：「我是何等樣人？不過與你一樣心腸，要為國家出力耳？」到了將分路處，作忠苦留素臣到一會館中來。密囑素臣：「小人懼禍，已改名方有仁。」素臣道：「我亦改名吳鐵口，大家留心可也。」作忠備酒款待素臣，席上講說些武藝，議論些時事，頗覺投合。因細看作忠相貌，但見：額隱三台，面朝五嶽；橫開闊口，不露銀牙；豎刷叢眉，難分黑鬚。雙眸閃爍，明珠照夜欲生光；兩頰稀疏，鐵線穿時還見肉。狼腰善轉，胸腹下幾曾束帶三條？虎背多豐，肩項邊儼如負粟一斗。

素臣暗付：也是一員虎將！因問他靳家事情。作忠道：「小人自逃避出來，不復相聞。但知他從前蓄養亡命，結連倭夷，上自遼東，下至廈門一帶海洋，大半打他旗號，聽他使令；登、萊等處，散有五七千兵糧紮付；京東、京南有兩座大寺，藏著兵器，養著凶徒，積著糧草；洋面海島，及各省大寺院中，都有受他札付；家裡養著無數九流三教的人，只待舉發。聞說先因小人燒了他糧食，次因昭慶寺失火，虎衛國師被殺，後因京東、京南兩寺，一被火焚，一被官司，把黨羽殲滅，糧草毀失，故此遲了下來。小人有幾個朋友，想要糾集起來，與他為難，因是卵不敵石，未免灰心；後來知道有了恩爺，便都壯膽起來。金面曾說：天津船上，又遇著一個奇人，膂力非凡，武藝驚人。知道世事可為，才有結盟起義之意。如今幸遇恩爺，只求作主；倘有使令，湯火不辭！」素臣大喜，道：「我正要問你金面的事，我前日去訪過他，已到日本去了。我看他也是一個大俠，怎只管做那經紀之事？你的朋友是專論勇力，還是兼有智謀？主盟何人？共有幾位？俱要請教。」作忠道：「小人等盟友六人，推賽飛熊為長，是江西人，現在福州撫院標下，做一員欽依把總。第二就是金面，複姓聞人，單名一個杰字，他到日本，並非貪圖利息，是去結識倭夷頭目，正為與靳仁作對起見。其次，漳州林平仲，汀州劉牧之，邵武朱無黨，俱是一勇之夫，不諳韜略。」素臣道：「我因孤掌難鳴，出來遨遊天下，要想結識幾個英雄，將來為劃平靳逆之計。你這裡有六人，這福建一路，可以放心的了！但有武勇，必諳韜鈴，方成名將；袁兄當與貴友勸之！三日不見，刮目相待，勿徒為吳下阿蒙也！將來設遇有事，如何通信，尚乞示知？」

作忠道：「金面馳名各省，凡遇大洋店，有字交付，即可寄到，時刻不誤。林平仲家私巨萬，現著伙計在汀、漳、乍浦等處，開張洋貨店號林盛，如有信息，立時可通。只是恩爺書札，須有記號，方可憑信。」素臣因在桌上，用簪蘸酒，寫作「」字道：

「這字便是暗號。」因把東阿奚、葉之事說知。作忠大喜道：「東阿義士，久聞其名；他專載靳家錢糧，不取商民財物，小人們也想與他通連；今既受恩爺號令，便不須另起爐灶矣。」素臣道：「海島中還有紅須客、鐵丐，盤山還有尹雄、衛飛霞，都是受我暗號的。只登、萊等府，沒有心腹之人，是一件可憂處。」作忠大喜道：「紅須客、鐵丐、尹雄夫婦，皆當今豪傑也；今乃俱為文爺所得，黨羽已成矣！小人即當通知眾弟兄，一有信至，即刻奔赴。奚、葉諸兄扼其上，小人們截其下，海島英雄，群起助力，何慮靳賊之猖獗乎？」素臣道：「你休小覷靳賊，他十數年來，招集智謀勇力，法術技數之徒，蟠結已深，將來一發，如火燎原；非廣攬英雄，全策全力，不足與敵，怎便說這放膽的話？」作忠連聲應諾，自悔失言。因說道：「恩爺慮登、萊等處，沒有心腹；小人有一結義兄弟，叫施存義，是山東寧海州人，短小精悍，略有智謀，同在靳仁處走水。小人放火逃出，隔了數月，著他管領十號洋船出海，行至漂風島，他把船貨都散給島民，空船而回，不敢去見靳仁，改名方有信，與小人姓名排連，逃在登州一大戶家。恩爺若到登、萊，也可收為心腹。聞他有個好友，甚是英雄，亦可順便物色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靳仁偽批上有這施存義名字，今既知他寄跡之所，當即訪之。」說罷連舉巨觴。見天色將晚，起身辭別。作忠道：「此處雖是會館，這後邊兩進，是小人們私室，承值的俱是聞、林兩兄家僕。現在福、漳、興、泉等府，凡有全福會館，都是一般，是極緊密的所在，可以放心住宿。」素臣然後知此館即係全福會館，全福會館更不獨此一處。作忠令人去取素臣行李，點上大蠟，洗盥更酌，大家酒落快腸，直至更深方止。

素臣在燈下，打開和尚衣包，但見批張上，所緝諸人，與超凡相同；但在後又添出多人，一名叛犯紅須客，一名兇犯鐵丐，一名兇犯葉豪，一名行刺賊金鈴，共是一十三名。暗付：紅須客、鐵丐二人，必又傷他些黨羽了。金鈴係賊，因何行刺？乃得與諸賢同列耶！因檢看那些紙張，也是空頭札付，只一張填「寫推誠運永悟禪師一尊慧業」字樣；另外兩包，也是補天丸，易容丸。當把批藥帖撓掉，將丸藥並在自己包內，然後安睡。次日早起，別了作忠，復到福州府，竟向撫院衙門前，尋問飛熊。一個夜役指

道：「那頭來的晦氣色臉兒，不是把總賽爺嗎？」素臣一看，便認得是豐城江中所見破船內賣解之人，更自歡喜。飛熊遠遠看見夜役指示，及素臣驚喜之狀，知有緣故，急走近前細看素臣，卻又不認識。素臣道：「借一步說話。」飛熊道聲：「隨我來。」

自向前走。素臣看那後影，方知在大洋貨啟中所見，騎馬而過者，即是此人。飛熊把素臣領到茶肆內一個小閣中，對面坐下，問道：「尊駕想是認得我嗎？是在那裡見來？」素臣道：「前年五月五日，弟與豐城縣任公在江頭看龍船，似乎曾見吾兄。」飛熊把素臣仔細一認，不等素臣說完，撲翻身便拜。一個走堂的，正托著兩碗茶走來，被飛熊袖子一帶，叫聲啊呀，把兩碗茶潑翻，虧著手硬，沒有打碎茶碗。飛熊起來，在袋內挖出兩文錢，丟在桌上道：「不吃茶了。」

讓著素臣到家。飛熊尚是隻身，只有一小廝在內，開門放入，是對面六間房子，朝北中間一間，像個客位，飛熊請素臣坐下。吩咐小廝，去尋班上兵丁，買備酒菜。弓身作謝道：「那年承賜銀兩之後，到縣前打聽，只知道姓白的醫生，不知是那裡人。因有一族叔在此做把總，有了盤纏，又無家眷，並沒牽絆，就到這裡投奔他，頂上一分小糧。隔不多時，拔了戰糧，又拔了千戶。今年春間，族叔病故，三日內大操，都爺說我是一條好漢，五營八哨的參游都守，都不及我的武藝，就升我做了把總，頂族叔的缺，把我當個人兒，另眼看待。雖是微末前程，不強如江湖賣拳，受人取笑嗎？那一日不想著恩人，不意今日得遇，我好快活也！恩人家住何處？幾時到此？面孔曬得金色，竟不認得了！怎不行醫，又算起命來？」素臣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非星士，亦非醫生，乃吳江縣生員文素臣也。」飛熊站起，驚問：「恩人就是彈了王貶竄到遼東去的文忠臣嗎？」素臣道：「那就是我，那裡算得忠臣？也沒有彈王！」飛熊叫聲「阿啣」，撲落的跪在地下道：「我的老爺，原來你就是文忠臣！我方才對你坐著，不怕天雷打死的嗎？」素臣連忙拉起道：「怎說這話？你官職雖卑，也是朝廷命官；我不過一生員，怎對坐不得？」飛熊道：「我敬你是天下第一忠臣，那管生員秀才，我就做到提督總兵，也沒站處，還敢對著坐嗎？」素臣道：「我不過一時憤激，觸犯了國師、司禮，何曾彈王？又怎算得忠臣？前日在台灣，會著你相好的方有仁，逐日同起同坐，怎你就對坐不得？」飛熊道：「孔夫子還說：『我不如老農』你肯說你是忠臣嗎？你的好名兒，真個嚇得死人，須不是我一個人怕你！方有仁敢與你同坐，他就是一個混帳坯子！我只站著，你肯合我多講一句話兒，就夠了我了！」素臣復待開導，只見一個將官，手拿令箭，帶著四五個兵丁，飛搶入來，喊道：「不好了！倭子殺來，城中百姓紛紛逃竄，都爺吩咐關了城門，百姓都往城上跳下，跌死無數。如今傳齊五營八哨，司道府縣等官，商量安民征剿之事。都爺又特發令箭，專傳賽爺去保駕，這是時刻遲誤不得的！」飛熊聽完，跌腳歎氣，懊惱不過。正是：

百口同訛成市虎，一言獨建起飛熊。

總評：

「見怪不度，其怪自敗」，雖是俗語，而至理存焉。與心正無邪同一卓解。餘遇一切可疑可駭之事，俱以此二語應之，無不驗者。讀者勿以俗語忽之。

酒變為血，疾取而飲，無一疑忌，此氣已奪人之魄，是專就素臣精神氣魄足以辦賊上說，證之古事，歷歷不爽。然水夫人之定識定力鮮不回惑者矣；鸞吹等乃各放心，益見水夫人之忠信明決，有以服人。而鸞吹等真加七十子之中心悅而誠服也。豈不懋哉！此書經歷之處，無一憑空結撰者，淮海外四夷及餘所未至，無可考證耳。頗疑昭慶寺後乃有劉大居址，讀至此回「並入寺中，改作後盡」二語，然後爽然若失。書不易讀，才於書尤不易讀；不通部讀完，正來未妄有訾議也。

「說過一兩句話，好去挖他的屁眼」，乃掌櫃者深責走堂冒失，非實說也；而南風之薰，已有一彈再鼓之勢。素臣有「契哥、契弟之見於胸，安得不歎；而盛會之脈，已狀於此。

殺夜叉為收人熊，收人熊為破倭奴；而作忠即於此出頭；為山東伏脈。此亦雙管齊下之法。

飛熊初見面，何等大樣；乃認係贈銀之醫生，即感恩戴德，致敬盡禮，然優坦然對作也；及聞彈王之文白，即叫聲「啊呀」，撲落跪地。一層進一層，一步高一步，的是妙文。

飛熊無心對坐，乃至怕天雷打死，萬是敬信畏服盡頭之處。此極寫飛熊血性之摯，好善之誠；而素臣之名震天下，即於此見。作者勸直教忠之意，散見全部，而此處尤極深切著明。